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太祖文集卷八

詳校官中書臣吴𤅬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雷純

謄録監生臣蔣厚傳

明太祖文集卷八

明　姚士觀等　編校

勅

命中書勞西番指揮何鎖南

君子守信以義從仁所以仁者盛義者與此理道之行者也今西番指揮何鎖南自附以來信義甚堅前歲命往烏思宣布朕命遠涉萬里不憚勞苦至烏思所言朕

命如敕今年以家小來京命加禮待使足養其親下程米三十石麥如之其鎮撫劉温人職雖微心亦懷誠眷屬亦也至京下程米一十石麥如之

命中書回安南公文

安南僻在西南本非華夏風殊俗異未免有之若全以為夷則夷難同比終是文章之國可以禮導若不明定儀式使知遵守難便責人中國外夷若互有道彼此歡心民之幸也何在繁文今後若與安南往來爾中書行

移諂書無故不輕往使彼得以自由豈不有便於外夷者歟爾中書昭示安南知會若欲三年來貢其陪臣行人許五人而止進見之物須教至微至輕必來使自捧而至免勞彼此之民物不在多惟誠而已

諭元相魯爾救

邇者人自土河來言及今歲丞相少染微疾於私頗滯既聞之後深為丞相憂之何也蓋閩人之有疾者苦莫甚於此其有說馬者三儒曰寬慾釋曰定業道曰宿債

是三說也虛實不可知又曰若此非福人不可解否衆德難以釋卿本忠貞之將聞名久矣今知若是為羨所為特差人齎藥餌往治悉相無疑而服之故兹敕諭想宜知悉

諭安南國王陳叔明敕

敕諭安南國王陳叔明前者為入貢之禮繁所貢之物廣然廣則廣矣以物度之上不足以備内廷之供下無利於軍民往復勞苦致生嗟嘆為斯止貢三年一至至

必貢微情厚乃國王之大體也何王不知我之至意數來無誠物廣寡用安得萬里神交者耶且王居遐荒山川阻險封疆之際密邇中國之邊陲若欲互生情愛福及黎民則送往迎來毋必自悔若泛常施以小詐將非重則輕大體一失禍不招而自至又非無事而生事今王不如我約貢物之廣勞民從事行移字異莫辯真偽阮士諤非人國王之為也今陪臣行人歸特諭王知邇來朕中書御史臺朋黨相尚事覺已行誅畢因是王知

故茲敕諭

諭安南來使敕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洪武十一年爾王差陪臣阮士諤來貢朕知彼中多難特以心腹之言敕諭阮士諤歸朕恐待王之禮薄專命内臣與阮士諤親往安南何至其境士諤星奔日馳兼程先至及我内臣既達爾邦其士諤罔知所在故以出門入户之禮排筵席宴之間異端非一此果禮之誠歟抑侮之設歟然看如細務實

相愛之大端此禮既非其如他者何且安南中國雖稱僻居遐荒實是密邇雖曰密邇地不足以廣疆人非我用在昔中國之君雖統朕思限山阻川實為疆制若我中國有道内安四夷守分何欲事大之來者今安南與朕本無嫌疑若較斯非必後有餘愆洪武十一年阮士諤來朝及其至國觀光似非有官今爾等來若欲令見又非有官故不令見爾等歸告陳叔明安分高枕雖不來朝亦也無虞邇來朕失務德人神有變惶懼無已爾

勿我干故兹勅諭

諭占城國王阿勒台額森

洪武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占城使至為朕上壽賀禮甚厚若觀物之厚更期日而至非占城國王誠意極專其來使奉命之篤萬里之外豈能期時而若此耶然覽表閲辭乃知復與安南交兵水戰弗利且云失去物件及有白曹之偽朕所以戒爾兩國毋得深搆仇讐以安生民今一勝一負終無休息果何如也今再勅前去王其

審之古人有云殺莫大於好殺生莫大於好生所以莫大於好殺者好用兵也天之所惡用兵也生莫大於好生天之所好者仁也人能行仁之道有血氣者無有不生焉且爾兩國之爭是非吾所不知但知曩者安南兵出敗在占城之下占城乘勝入安南之國其安南辱之甚矣若此之後已而已王能保守封疆奉天勤民則福祿綿長矣如其不然必欲驅兵連年苦戰彼此勝負固不可知如鷸蚌相持漁人獲利是故或彼此悔之晚矣

朕觀宋書占城在宋朝時曾被真臘入境難之甚者也朕書至王當脩睦四鄰之道以是服非則可毋恃彼是此非是謂不可因王至意故戒之再三使歸王其脩仁惟吉故茲敕諭

問高麗貢不如約

曩元之馭宇運末百年而天更朕代元為君臨御十有三載四夷入貢惟三方如舊獨爾東夷固恃滄海內為其王貢不如約外搆民禍必三韓之地有為故若是歟

命使往問叛服不常其故為何故茲敕諭想宜知悉

諭神樂觀敕

開基守業必勤政為先趨事赴功非信誠必責傳不云乎國之大業在祀與戎曩古哲王謹斯二事而上帝皇祇悅賜天下安和生民康泰朕起寒微而君宇內法古之道依時以奉上下神祇其於祀神之道若或不潔則非為生民以祈福而保已命也昔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祭於社稷之神然後興師當祭之時畢則有受

脤之禮其受之時必思神洋洋乎在其上而穆穆然或左而或右委心敬慎而受之則祥故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所以成肅公受脤之時起慢神不恭之貌因伐秦而卒是以知敬者必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於斯祀神之道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朕觀古人之敬神也若是其驗禍福亦若是斯可謂無神而不信乎可謂佞神而祈福乎

二者皆不可惟敬之以禮而已朕設神樂觀備樂以享上下神祇所以撥錢糧若干以供樂生非倣前代帝王求長生之法而施之然長生之道世有之不過修心清淨脫離幻化速疾去來使無艱阻是其機也於戲昔殷周之父老何存漢唐之耆宿安在果長生之道乎朕設神樂觀以備樂碑之於觀以示後世其觀主不潔樂生不精贍生不足以此觀之不但君不勤於祀事其朝臣觀主必也亦然若君勤於祀事朝臣觀主無一體之敬則

國有常憲故兹勅石想宜知悉

翰林侍講學士李翀敕文

治天下之美非賢何以洽民非文何以昌化所以文助志士志士行文之理文所以備載萬物闡演幽微無所不至昔有唐之有天下時和歲豐無乃弘文舘之設有方任舘内之事者必内相之慮勤以致遐邇來庭外户不閉斗米三錢家給人足朕聞之心踴躍而欲肩之何用賢之道弗齊致遺賢於遠邇故若是今特命爾其為

翰林侍講學士自任之後文同韓柳勲比房杜以昌治化汝往欽哉

翰林編修瑪哈穆特勅文

朕聞君子之道行是為萬幸君子之道不行是為不幸非道不行也乃是君子之不才致道有滯於一時吾中國之文始八卦以代結繩而編簡至於方册流傳古聖人之言莫不備載萬物性情造化無所不該焉洪武初大將出塞都得圖籍文皆可考惟秘藏之書數十百册

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所譯之理知上下察幽微其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於戲乾方之書秘書非爾安能名於中國爾非書安能名不朽之智人特命爾其為翰林編修汝其敬哉

諭征南將軍

諭總兵官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雲南之地稽之古典氣厚風和人民尚

兵上古以為遐荒中古禹跡所至以別水土故地屬梁州之域自漢隋唐三代皆中國所統曩元既有其省數出名臣望重者鎮之今將軍等率精兵前進不逾百日而取之若非名臣重望者守之愚下之輩未可托也今特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允明二大臣暫署雲南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事定之後除官替回故茲敕諭

諭左參政張紞左參議韓鑰

古之尚志之士必立身行道而道行名成而後已所以

然者何貴身榮家以顯父母卿效賢人之道方始當日省月覺以觀下愚造殁身之計今命卿西南方面重任君子道興之所然且雲南諸夷雜處之地若欲治安非出羣之才不可卿必忠可格天誠可會人生靈是幸故兹勑諭

建昌僧官敕文

天下大道惟善無上其善無上者釋迦是也固大慈忍志立大悲願心行無所不至化無所不被論性原情談

心妙理潔六塵之無垢淨六根之無翳去諸魔而清巳
法界制外道以樂人天斯行斯修而歷刼無量乃降兜
率至於梵宫既捨金輪而猶苦行於雪嶺時道成午夜
明星相符朕觀如來以巳之大覺而欲盡覺諸法界衆
生其為慈也大其為悲也深可為無上者歟世人宿有
善根者皆慕佛力寰中之修者甚廣今建昌僧某博修
佛道善馭僧民其方土民仰僧善道感化人淳既内附
之誠理宜授以建昌府僧綱司某官爾吏曹如敕毋怠

諭僧純一敕

昔釋迦之為道孤處雪嶺於世俗無干及其道成也善被兩間靈道上下使鬼神護衛而聽從故世人良者愈多頑惡者漸少所以治世人主每減刑法而天下治斯非君減刑法而由佛化博被之然也所以柳子厚有云陰翊手度是也爾沙門純一既棄父母以為僧當深入危山結廬以静性使神遊三界下察幽冥令生者慕而死者懷景張佛教豈不修者之宜世人因是而互相儆

傚雖不獨處窮居人皆在家為善安得不世之清泰因爾僧之所及也爾不能如是上下朝堂欲氣力以扶持意在剏新佛寺集多財以肥已孰不知財寶既集淫慾並生况釋迦非大厦而居六載大悟心通方今梵像巍巍樓閣崢嶸金碧熒煌華夷處處有之此釋迦之所感若是歟集財而建造歟爾僧無知不能脩内而脩外故不答特役之令脫爾行令有司資給爾可尋名山悟善已道以善人他日道光必燭寰宇可不比佛之為道哉

命道士祭嶽鎮海瀆敕

爾諸效仙人等律已脩身道法清虚之玄去貪嗔絶妄想一精英以步昂霄為斯清淨特命奉神於嶽鎮海瀆爾其消潔乃心供犧牲祝帛於神座汝往欽哉

神樂觀提點敕

朕設神樂觀備五音奉上下神祇其敕居觀者皆慕仙之士其仙之教也或云始廣成子流傳至漢曰道士凡此者多孤處雲居棲巖屋樹是則宜其修也晨昏目心

以去玄覽宵晝仰觀俯察以滌宿世之冤愆措今生之善行俄爾有知則倏然忽然躡雲衢而神遊八極往無不達交無不闕如此者安得不與神通故有飛神謁帝直謂人詞者斯可謂修之至也今見修道士其雖未若此其志已處清虛特命職格神郎五音都提點正一仙官領神樂觀事爾中書吏部如敕施行諭往欽哉

神樂觀知觀敕

朕聞軒轅時崆峒有修者其教獨善其身而已效之者

往往逮至漢天師張陵致神倏忽飛符役劒轉斗移星其斡旋造化人莫知其然今之道士祖而效之雖未若是人皆清淨斯可職而奉神彼得樂於修鍊者也神樂觀已命正官掌領觀事尚缺分理者部諸樂生以聽陳舉今見修道士某可授清淨五音領神樂觀事爾中書吏部如敕施行使往欽哉

諭延安侯唐勝宗

古人之將居成平而有無功而受賜罰者相傳至今代

代有之所以受賜者以其禦患於成平捍侮於不測所以受罰者不能禦患於成平失捍侮於卒然故事淪前功勲消怠惰是皆明著史冊賢人君子孰不見之洪武十四年越中山賊嘯聚林藪深為民患特命爾延安侯唐勝宗帥兵進討逾五月乃平今年春歸賜田一莊為子孫世祿嗚呼攻城不易守城尤難卿能禦成平之患宜加勞之故兹勑諭

諭江夏侯周德興

昔君之武臣有忠於君者盡其筋力之勞所以為君禦災捍患至身終而後已朕於史書見之每嘗嘆羡不已俄洪武十四年夏蠻貉為盜病民朕命年壯能涉崇山峻嶺之將帥兵討之時爾開國元勲江夏侯周德興侍其傍即請願行朕不覺興嘆將謂古有是而今無此今乃若是豈古人獨名者耶朕本憫其年逾六十不忍使行今必固請遂命行抵秋成功凱旋賜卿田一莊為子孫世禄嗚呼勤忠不怠禦侮安民非卿者誰故兹敕諭

諭右軍都督僉事張德

古人為將志在智無遺策信在無敢後期勇無當前仁撫下使懷恩仲令嚴而必不犯前者東漸山民嘯聚命卿為偏將軍與延安侯同往逾五月功成今既凱旋賜卿田一莊子孫世禄故兹敕諭

諭太學生

仲尼之道上師天子下教臣民始漢至今曾有踰斯道而久於世者乎朕統一寰宇育夷夏之烝黎偃兵未久

創業未周惟學校之設國之首務十五年春命工曹會百工以構廟學逾五月工曹奏工已成矣是以至師於是來生徒以受業期在育君子必履仲尼之道以助後嗣共安天下之蒼生今師生皆至若不救以學道之志明以亂常之憲則恐養非君子用非賢人徒勞民供所以志於學者志在謙柔恭謹毋縱血氣之剛人我之驟固守仲尼所云四非之篤慎日經句以逾歲月不變其所學則賢人矣雖齒落而頭童何憂乎身不易耶邇聞

生徒多刁黨尚此志者紛然特柰命教之道大傷學規於斯不才非獨時累於身體將必常憲而不原若體朕意而學者飯至而食湯至而飲晝惜寸陰而進業暮然燈而求精有時問道於師必跪而請授若非此禮而問道則繩愆廳紀之特敕禮部條陳警戒諸生勉之故兹敕諭

諭安南陪臣謝師言等歸

盛暑時來涉山川之遥晨進昏止吞烟服霧勞已至矣

然是修職貢而以小事大之行爾承安南國王之令令事畢而歸盛暑未終潦水汗漫非舟不濟舟則舟矣爾當中膚其心凝然其神則天假飈風渡衡陽之浦不期而濟之必矣不然巨魚尾浪鼇背風生蛟蜃嘘氣而雲橫八極非一誠心而無二者豈不危然而懼乎是時檣傾而舵摧欲良工以完之奚速成也哉朕以天道人事表裏而諭一如朕命吉哉故兹敕諭

諭征南將軍潁川侯永昌侯西平侯

舊歲命爾等率甲士三十萬南征諸夷兵臨普定如風行草上所以去後還昂致有小疵及至入雲南之域擒首帥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可渡之北席捲豪英長驅於碧雞金馬來云已駐牂牁未幾捷報摧堅敵於點蒼山下而撫金沙邏邏心悅者其金齒不戰而率土以歸於是雕題之蠻聞知即遣使入貢以再而獻生口檄從百夷之種威來八佾之邦將軍其勞至矣然功並亘古勲著彤庭英風遍播於華夷丈夫至是豈不以顯父母

揚名者矣今也勤勞既多欲勞以飲用奈何山川險遠
速不及赴特以朕心勞之其敕然耶故茲敕諭

釋湖廣黃州府同知安貞

諭湖廣按察司九月二十五日未時奏目至京爲安貞
被猾吏所陷按問如律在法司守法之道故宜朕原貞
由皆非私也物皆公用況房屋一定不移之物牀榻椅
橙之類雖可動移既成又居公廨係官之器其貞他日
別遷豈將在官之物隨行若以如律治罪則今後官居

無如民居官舍陋於民舍何足以統民其陷害官長猾吏此風一長則諸司無官矣敕至安貞復任猾吏刑來故茲敕諭

諭靖州衛指揮僉事龎虎等三員

朕聞人臣之忠義者未有蒙蔽人君而為忠臣者也前為地方撥屬不明敕鎮撫畢安詣衛敎爾為忠良智謀之士豈料信從蠻吏暗受賄賂責棄地方及至指教之際妄行捏詞面欺回報以致都司問擬如律的決降充

總旗朕思前勞既多今所作之罪不淺若的以前罪決之朕心不忍然而罪皆釋免理當調守雲南霑益臨安二衛守禦符到即行毋稽故兹敕諭

諭刑官

肇法司於玄武之左鍾山之陰其所名者貫城且法天之貫索也是星七宿如貫珠圜而成象乃天牢也若中虛而無凡星於内則刑官無私邪政平訟理故獄無囚人貫内空若凡星處其中而有數枚者則刑官非人若

中有星明亮者則貴人無罪而獄令法司已法天道爾諸職事各司其事還有以身心法天道而行之耶若如天之所以獄清而無事心静而神安以玄武之澄波映鍾山之蒼翠雖飛巢巔而走窩下亦莫潜毫釐洞見其真智人居是能不開懷抱而長嘯終日引觴侶酌以快今生庶不負朕肇法司之所志也汝其敬哉

諭河南布政司及諸府州縣官吏

大河之水天泉也非尋常之水若所在牧守心仁吏如

律事則河蜿蜒東注無摧山裂石之勢若牧守包藏禍心吏不法以行事則河流洶溜駕洪濤於平野魚鱉游園林如此則牧守郡吏將必禍焉舊歲河南來奏河水瀰漫數州皆徙民居田園為之一空朕於日夜究心河水為患田園一空桑麻盡為所蕩衣食既缺將何立命况且東作將興老幼艱辛今特命駙馬李祺齎朕敕命往所災處所優給其民雖不足厚給之恩終解吾民之苦爾諸職事一如朕命奉行毋怠

諭琉球國王察度

王居滄溟之中崇山為國環海為固若事大之禮不行亦何患哉王能體天道育琉球之民尚好生之德所以事大之禮興自朕即位十有六年王歲遣人至貢本國之士宜朕甚嘉焉特命尚佩監奉御路謙報王誠禮何期王復以使來致謝朕今更專内使監丞梁民同前奉御路謙齎符賜王度金銀印一顆送使者歸就於王處鬻馬不限多少從王發遣故兹敕諭

諭翰林檢討李陞

嗚呼君子備道而有不幸焉曰老不遇也壯夭也疾甚也古今於此三不遂志人以為恨朕未然其說俄監察都御史以知人情舉卿詣朝朕令試之試者奏卿人才矣朕亦親出題鍾山之景使發方寸之靈弗逾時來呈覽之言雄句壯氣宇豪英朕思任之必國民之利當任之時卿訴疾甚步趨艱辛猶未深信特令職翰林檢討以省步趨之艱幾月目形體聲貌果疾之甚也況聞卿

老母年邁特敕卿歸故茲敕諭

諭琉球山北國王怕尼芝

上帝好生寰宇生民者衆天恐生民自相殘害特生聰者主之以育黔黎邇來使者自海中歸云及琉球三王互爭於農業少廢人命頗傷朕聞知不勝憐憫今因使者往復琉球特諭王體上帝好生息征戰而育下民可乎不然恐上帝有變事可究追故茲敕諭

諭刑部尚書開濟父

諭尚書開濟父開蒙翁志堅人也所以子尚書今尚書之志正在首觀時誠固志人也久若是而不異則出仕賢稱矣翁願若是國民幸若是朕思必若是欣哉欣哉不亦美乎然翁慈父之道不已又攜孫等赴京可見翁以子為國為民之切許國之心盡矣足翁平昔之志况今日之耀朕幸翁來多方更訓揚爾祖宗保我社稷故兹敕諭

諭翰林待詔沈士榮

古智人有為身而脩身吾不知脩者誰也或曰身為神而脩或云神為身而脩因是之辯惑之而更惑果身脩神歟抑神修身歟吾不知二脩之道但見古人遺跡欲求身易而不艱於生身後不亡其名亦未知果為身耶神耶或曰終神也夫神天命也命也者氣也氣之所以含情抱性樞於意焉所以脩者為神而修身若全首領於終世則神靈矣未有殘肌膚而異身首而為神之善者適來閩中有士習安神之道云東馳西奔詢及儒釋道

三宗必欲達之以妙已之虛靈審當求之時若病篤而尋名方可見求之切歟朕與之論惟儒術之學或可或不可因朕不識儒之奥故云如是引談空之語皆諸方舊云懷抱甚博然迷於是而已不變矣再引道之清虛與校之未免膚不及肌耳嗚呼善哉君子雖未至三宗之奇有心若是豈不謂學之足矣聃云居善地心善淵今之人碩肯近斯三宗者豈不全首領而妙虛靈者乎此即智人也

諭僧

佛始漢至教言玄寂機秘理幽以其有傳也抵期而無教以其無敎而有印心之㫖愚不知㫖故乃求㫖切無乃顛慌恍惚茫昧於未判之先役累刼之丹衷何見一微塵之㫖云何以㫖問㫖故指空談空謂空無際而無依忽焉無倚愚不知踟蹰不已特以色求色以音求音孰不以謂利便而可也歟斯愚問而求㫖之切故聽者孰謂可歟既聽者不以為可將焉求諸所以然乎而或

云佛本昭示善道大張法門豈有昧而又昧玄之而又玄蓋昧在昧出玄在玄生故遠求之雖在天外遍歷八荒亦何有知之見耶朕嘗聞知有好寢者通宵烈風迅雷而寢者恬然無覺此果心已矣乎神已矣乎果心已乎則以心問心果神已乎則以神問神亦不亦易乎然此若是之易難使佛見前安不為諸徒之所辯而知所措其法焉法本無門而有由道由何而止焉焉知知止而無識焉所以我空非空我相非相要見覿體無知之

態似奔星廓落電影馳雲或為虛妄而妄則妄起無端所以今之脩者棄本宗而逐末猶不知陷身於水火將焚而灰溺而腐尚以樂而不逼以為快哉斯愚不知旨故特以為然或聰者自以為利根雖㮴空萬刼之虛靈亦何見旨之有耶且以大藏教中諸佛泛言今之脩者以為經之泛耶旨之異耶若以經泛旨異則古智人夜孤燈於嶺外晝侶影於林泉趣不我知我不趣知愚豈不謂嗤嗤然而以為譏乎審者以謂不然動静動静以

為天下樂是則以為智人便信則以為天下安化則以為天下幸行則以為天下福朕罔知所以舉大一藏教云諸佛之故鑴磨鈍根而為說法朕不知法故特以儒書之所云子釣而不綱設使綱而絕流衆目既張了必歸於何處假使誠有歸處則一大藏經添一倍不為多減一倍不為少孰盡去之而願受謗周無文而備有法還契不立文字者互相妄誕如斯之說特敕智禪而云乎

諭天界寺僧

諭天界寺善世諸行人吾聞釋迦之教務靖不喧時洗心而刻滌慮去五欲之魔清六根之本雖不至六通圓覺之果其報也必將來所以脩行者磨厲也行者行也功者造積也凡云脩行者先置驗不速又將不期然而然歟今之脩者期驗欲疾茫然久之心不耐已慮不隔塵世之有者念無不在由是而失道迷宗愆重嵬山信之乎邇來左善世右善世左覺義欲不絕而事生曠致

伽藍之有鑑使犯憲章斯非他人訐告亦豈朕之不然自作而為定業將欲以去難實艱於解分是何行哉皆不務靖而好喧生事自取者也行人悟焉且二善世一覺義奏溧水一莊收糧五百有零除納官糧外餘四百二十二石九斗六升盡為役夫之用不足又四百貫鈔益之猶以謂不足今來需者甚溧陽莊如之朕准其奏而欲收司者稽之及至寺取人而乃將司者半隱而半出亦云莊所並無司者至於再三物色難以抵諱尚且

東支西吾行止不顧豈有奏僧糧有礙朕將理之反匿其司者此果實歟不顧行止而誑歟於戲欲世之不可絶而絶之嗣祀之道不可無而忘矣何為苦心志而勞用婪機設妄語於無端斯智禪乎

諭天界寺不律僧戒沏復

志所以崇聲名立節義去浮沉凡丈夫舉此必欲出類拔萃而異仄陋也又智用之而知無不知以之而覺覺無不先也豈有過去茫然而不追者乎斯二志智在天

地間生而知之者善用教而知之者善守若生而不知教而不成類乎禽獸者也又何屑屑詢其所以然乎爾戒沕復者所至之地漸佛之場所脩者出世之道及今之所以甚於處俗妬忌之惡忽於蚖虵褻於覩佛不另禽獸所以昇而上殿周旋佛前斯果頂禮乎當此之際志智全忘生死無知死生亦無知前敕住持誠若是乎曾問生死也死生也云何蓋生非死死非生豁然還有覺乎今茫然無知其所以然且今之罪報也人神共怒

為集金帛構是非要虛名不立實效甚蛱蝶之尋芳遊蜂之捕蘂若蚍蜉之慕腥羶於車渠馬足之間不顧網羅輪蹄之厄爾本清蟬翅霄漢飃天風飲高露而乃故低飛而掠殘花唼羶味甚於蜂蟻蝶乎今之罪也在奏愆匿衍愆觀喜怒乗顔色及盜衆僧用特愚朕以飾己非斯身亡有日矣然死雖有日終未施行於法司且役於厨下以足衆僧饍設粥飯有虧不備味於湯調致使衆僧飢虛口譫則法司施行矣故兹敕諭

諭海西右丞諤爾根

諭右丞諤爾根洪武十六年四月遼東守將遣使入奏為海西事云卿諤爾根差使寗丕勒貝等伸情意言及烏哲野人歸誠朕甚嘉焉且卿所守地方東臨野人南險高麗北接曠漠惟西抵元營無甚艱厄遂數千里以神馳寐交雖漢河西竇融之誠何出卿右今特遣使齎朕至意往勞故兹敕諭

諭正一嗣教真人張宇初

書秘訣與在繼傳不息也其運玄元之真而樞萬靈如影響則用已之際神以契符訣之妙則繼傳不息之道豈不倐哉而感應也歟否若是雖善秘書精指訣雖萬千之熟亦何應哉且爾祖至今繼世名世者以其禦災捍患也爾正幼年當節脩節潔精魂思與神通有時則當用之際神必爾赴故兹勑諭

諭安南國王阮廷檜歸省親勑

諭安南國王前者占城之役祗候内人阮廷檜行中之

一爾因爾前王終於占海之濱廷檜留於中國思歸浮海至於嶺南有司送至朕見淨人授以内臣之職今六年矣特令省親弁養疾若痊王必令再至今因廷檜朕復諭尚兵相加之役自今已後王無再舉勤脩睦鄰之道以樂安南之民其福無窮故兹敕諭

諭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等敕

三月初二日捷音至京云二月十八日沓寇潰散餘者見行追襲然此其守禦洮州城池當仔細定奪今擬西

畨已得地方寧靜其河州兩衛軍馬止留一衛在河州
撥一整衛守洮州岷州原守軍馬且不敢撥動但留鎮
靜即日鐵城等處人民多不曾納糧當差地方多有積
蓄令軍人哨取以為自供其洮鐵二城長陽地方人民
切不可留一户在彼爾當依朕前囑一應首目歷歷解
來乘此軍勢不可再三一了便了所有随征軍馬山西
已行發回甚是的當餘有西凉寧夏未見發回敕文到
日遣回本衛京師陜西河南軍馬令步軍挾人出來軍

馬可盡數在彼收拾零碎西番然後回還可矣敕諭曹國公西平侯及藍玉總兵等官知會

又

西番人性多不懷德畏威有之今遍大軍至彼各各星闕前闕少有降者不過面從而已非心服也敕符到日云及諸將知會毋得私已容留一人在於洮州地方後為民患彼中人户多養馬疋務要收拾乾淨不可令人作弊其十八族地方亦養馬多除端王舊管

當差不科外其餘包鎖南等一了不曾當差人民見一戶出馬一疋少有不從致之嚴令或遷離本土若令及一二人必有從令者首目絕不可容下應有發來庶無後患本處事務都了可令岷洮陜西等處官軍乘此就札疊州免致再三動衆此事在於彼中定擬朝中所料未可必然斟酌奉行

又

三月二十日鄭佛兒至京將到曹國公書所言事多係

大縣內言轉運艱辛民力生受更言洮守不守恐久遠
難為轉運然此處地方皆係漢唐備邊禦侮要地既逐
去本處賊徒若不守禦將久又為後患必須守禦其地
方人民一戶也不要留在那裏如今守洮州就將所得
牛羊多撥些與軍折作二年官糧也可地方人十分要
打蕩得乾淨阿布徹走在何處若無處尋他時他只在
黑章咱地面那裏有他親多去那裏問要額嗉子不問
到那裏也要拿他來如敕奉行

諭曹國公李文忠敕

即今四川土人以妖惑衆而起延及舊日明氏偽官人等皆乘時為亂京師大軍居下流急不能撲捕到四川非兩月内不得至爾若回在陝西可摘撥官軍遣官率領由棧道星夜前去撲滅爾若未至陝西亦可早回定奪庶免賊熾以安蜀中

命曹國公李文忠提調都督府事敕

大都督府掌天下兵馬其遷選調遣辯強弱知險易發

放有節進退信期度行卒之勞逸察司隊者邀功若防姦禦侮非止一端於斯職也甚貴朕以貴賞功其於機也甚密特以機密托之腹心所以都督天下兵馬謂裁

闕事耳今府僉事已任左右都督同知都督未職特以爾曹國公李文忠專行提調府事都府一應遷選調遣務從爾議然後一同來奏若府官及大小軍職少有不如律者即便究治若有功并如律者奏毋他隱奉敕往治欽哉

諭御史大夫丁玉敕

前者大軍入西羌萬山將松州已行攻取修城守禦了當甚是威鎮西夷今議得松州地方山多田少所種不足所用若令四川民人供給守禦廢有用之民守無用之地符到之日可設法抽出軍來四川撫養一會或於保寧立一衛或揀何處緊要所在立一衛鎮靜四川

又

舊歲命爾西征以今觀之非人事必然甚有天意以相

四川且妖人彭姓者潛妖遯跡晴闕愚民已有年矣若非命爾率丁氏舊日土兵出境其四川之禍又非淺淺若丁氏土兵未出境上聞妖作亂乘時蜂起以四川各衛并都司官機謀調遣甚有不足安能止妖遏邪今禍亂已平國之福也卿跋涉崇山究心日夜甚爲艱勤然卿未至四川指揮普亮等帥軍不律近聞李指揮律如軍法其節音尚未典刑特差人詣四川斯二指揮必不可恕亦當律以軍法夫國之用將也以備捍大患而禦

姦侮如斯不律者安能食祿受官刑不輕恕於法無疑如敕施行

諭信國公湯和敕

今年春命爾率騎步駐臨清以備北塞所將列侯有七今令人持符詣軍中提三侯還京所提者吉安侯陸仲亨江夏侯周德興宜春侯黃彬其有管領馬疋軍士均調與南安鞏昌河南永嘉管領操練務要的當北土消息常川要知十分南北都要仔細常差人北平山東往

來探聽毋得怠慢謹慎謹慎

諭遼東都司發回高麗百姓敕

六月初十日報到高麗龍州民鄭白等率户以五男婦一十五口來降朕未審爾二將軍識否且高麗今古稱東夷越崇山之險僻居海隅其風甚詐人性多頑况彼奴主分定民人樂土豈有捨桑梓而歸異鄉者耶斯必示弱於我若此一二年間如此者又將疊至深有智焉若我無知其害又非小小敕符到日省諭來民加以公

文送回以破彼姦遁者中國方寧正在休兵息民之時其東夷接境在我切無生小隙使彼得爲口舌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臧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切不可留況春秋有云無納逋逃如使互有匿納何時了歇湏當發回

諭遼東都司敕

古之能將出禦封疆入衛謹密雖内有姦臣外有詐敵閒無入焉奏差來言高麗行禮事斯非慇懃致敬之意

實萌間諜之由斯高麗也今古稱為東夷初非禮教信義之國也輕交必離重交必絕未有始終者也所以者何其性謀人者多安人者少豈不識彼書之語備在前書并都評議使司公文斯不明之言自漸而進其知備乎然與外交者可謂三國羊祜是其人也餘多為所害故臣子無外交之理

又

昔漢唐之四守也滄海之東三韓之地人多狡詐不懐

恩意而乃叛服不常非智德之將戍守斯地其鴨綠之西北斥堠於金山彎弧調騎控朔漠以撫女貞雖備也恐虞邇者為女貞高麗入歸者衆朕將授首帥者職未知重輕特令營陽侯至定遼相度與爾等議可否量重輕使之受官食祿今年四月營陽侯歸奏彼中事勢及齎到奏目雖列有等第朕猶恐弗精再差人與爾等議果來文的否若的無他論則下注授之以職若有不當則火速明白寫來奏聞朕當决之

諭遼東都司指揮潘敬葉旺敕

朕觀高麗之為東夷餘書未詳其性俗備載漢隋唐宋諸史誠可驗也其巧詐多端叛服不常以其輕薄也當漢隋唐宋大治之時其高麗未嘗不為邊患以招兵伐今高麗逆賊弑其君又詭殺朝使及內官人等不久遣使飾非可謂信乎前者不令來朝彼堅執不聽及其與之期約而乃不遵所約其狀顯然止可各固封疆使其自然今爾等手握雄師戍守遼左不思制人之術而萌

為人所制之機果何智哉高麗既不如我約令却使者歸高麗則當復以禮成差有名望者來朝則事大之誠必可孚於我東今貢不如約又詐以虛文行移入我邊守雖曰其性輕薄於斯之為深有機焉爾等不止於邊擅令入城又擅令同周誼來者先歸此必諸將甚中奸誘為所動摇朕細思之則他日為彼所害於爾者又非淺淺今後毋令擅自入境如有來者止於邊待後使歸首將不許見今後若有貢賦前來仍於邊上止歸不許

入獻且今自為之爾等如敕毋得違為以干憲度

又

禦邊之道務在深思所以深思者必欲審勢量度奚張威武孰使懷恩斯二事必見機而作庶幾制人前者高麗不如約是後假以計稟事件差人詣遼覘視今留周誼在朝遣通事歸爾等善待縱之此人親賫周誼書往更約以完禮來貢若此去再不如約而乃妄差人來就邊止回不許入境且高麗昔在漢隋唐間時降時叛時

出輕騎擾邊若善與相交旣久彼又密令廣齋物貨招誘戍兵故事在漢高帝時雖不的爲實衛滿同於高麗若此今縱與之來不可不備也故茲敕諭

勞西河衛指揮敕

西河之地勢控戎羌番漢同居儀風不一土民性勁動以兵加昔君命守斯地非恩威兼著者何能畏服者耶爾某官自朕命往戍幾年於兹威聲遠振番漢寧居近悦遠來皆爾之功特敕勞之故兹敕諭

又

河州之域也羌戎雜處番漢同居鳥鼠一穴之地亦邇馬其土人性務為盜殺伐無時非智謀不禦卿當守此必外張威武内懷多仁則羌戎服矣爾其慎哉

勞西涼衛指揮敕

朕惟涼州之域北控朔漠西南制羌戎卿守是方即今暑退金生嚴凝之氣將至憫爾禦邊之勞差人往諭慎守勿怠

勞寧夏衛指揮敕

寧夏之邑背山面河昔人界之以為險拒趙宋者趙元昊是也今我大將軍掃清沙漠朕命卿守之此地關內之北門邊外之前戶慎備秋高克敵必有日矣爾其深謀哉

勞北口衛指揮敕

朕惟幽燕之北羣山輻輳以斯口稱為古北天造之險所以限南北也可謂信之矣卿分戍此毋以險自恃必

斥堠分明務在制人不制於人智哉

勞四川衛指揮敕

川民之所以頑其恃在四山環之昔所以蠶叢魚鳬專之以為國為此也自秦得之後每入中國斯化之及也今命爾守是方務懷仁以撫之民樂矣爾其敬哉

勞福建衛指揮敕

八閩之地獷民好嘯聚凡守此者非智勇者不易今卿當此方面之重必晝夜籌策撫善繩頑則為將之能者

也戒慎之

勞海南衛指揮敕

曩自戡定以來人皆臣服然當此之際必居安慮危方稱保民之道前者命爾戢兵炎地固守疆圉朕恐爾恃滄海之險曠城隍之高深怠備肆逸特遣人往諭且滄海之曠也人將以為險朕謂非險也其海濵迤西及南諸番蠻貊國無大小環而王者不知其數矣海之曠吾與共之設有揚帆浮游奚知善惡者耶必加嚴備乃無

警於民策之善者汝其慎之

勞廣西衛指揮敕

朕惟桂林之域左蒼梧而右蠻溪地多烟瘴命卿戍守已有年矣今當盛暑遣人往諭爾其撫士卒調飲饍勿使瘴癘有乖卿其慎戒之

勞昌國守禦千戸敕

東濵中有奇甸環數百里民有生於是者樂於是是以古人置邑曰昌國設守令以牧之戍兵以護之斯土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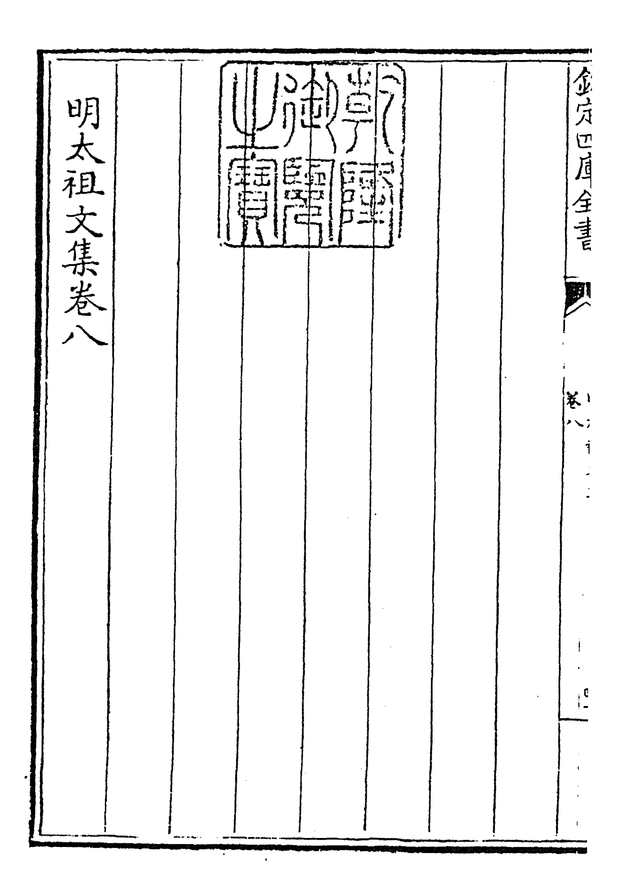
環四維非舟不達所以防者防水賊也前數年命卿守此久失存問特遣使往勞卿其相機防禦以妥吾民故茲敕諭

賜平凉縣尹王軫父諭

朕起草萊削羣雄一海內安中國之務欲天下永平邇者諸郡官吏不畏法律之嚴姦弊疊興御史臺管局宇文桂因事被問囊中所藏書信百封盡取目之悉係浙右儒吏奬譽之言或是或非皆欲禍人中間亦有私托

求進者嗚呼昔元之初得天下人材皆務實學故賢能由公道而進後元之失天下世俗皆尚虛名故贓私干權門而用朕多涉艱難備知此矣其立法未嘗不嚴而用法未嘗不審然贓吏貪婪如蠅蚋之趨朽腐螻蟻之慕腥膻噫若是者豈非慈父失教於平日耶抑其子之不孝不聽父之訓耶今於百封書中得一善教其子者係浙右登科舉人王軫之父家書意望管局字文桂轉達平凉子之任所書未發朕偶獲見其書中語言諄切

教以忠孝子之賢否雖未可知然薄俗中有善於為人父者如此誰能出其右哉勸善懲惡移風易俗實有國之善治其令中書遣人齎朕誥諭往詣其家賜以白金百兩附子五枚川椒五觔絹十疋以旌其賢令有司免本户雜役依舊應當里長其弓兵不須闕 洪武四年閏三月日



明太祖文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太祖文集卷九十

詳校官中書臣吳　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雷　純

謄録監生臣蔣學傅

明太祖文集卷九

明　姚士觀等　編校

敕命

考功監令敕 丞同

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列布華夷各人如所在宣朕命署政事已往者十年其間最否未知必稽其所以方明故設考功之名為監其職者非心腹不佞事可委令

者安得而專其事焉於斯之職甚微於斯之要甚切所以切要者言其大小之職必由此而黜陟焉若非人而職此必佞大而賂小以全其考愚君枉法非止一端故在選人而得人方稱斯職朕於斯監非不再搜才能柰何空眼無知是謂得人之難爾其非愚下之才但委是職以驗平生於戲公私黑白惟丈夫者別之愚下混淆安能昭著今特命爾為考功監令戒哉戒哉

中書舍人敕

書之原由來八卦始代結繩經倉頡而備用博便天下其書也萌大聖而茂賢能世非此者鄭為事理若此者盡天地之有無亘古今之興廢云後先之否泰陳三綱而立五常代君命如親行使臣民見之無不稽首鞠躬於斯之見書之功豈小小哉假如先書之天地無如後書之天地天地也先書之聖人無有後書之聖人聖人也非有志之士不能成其書所以唐宋特設中書之職爵俊秀而集羣英以書備敕命而昭示天下於斯之職

不為不重而故重之朕法前代官如馬今特命爾其為中書舍人勤政毋怠

東宮官敕洗馬中舍

前代擇人以從嗣君事各有任所以任事者何謂發先聖之聰明闡哲王之心志以基將來人主之厚德若斯輔之人必通聖智廣學問則可今洗馬乃先驅之職中舍乃周旋之士於職雖微若非端正豈可近乎今以爾其為洗馬中舍爾其動靜合宜問對誠實則身家昌焉

兵馬指揮敕

今之兵馬司即宋軍巡使其為職也禦風火察姦盜禁城人衆謹關鍵驗出入使真偽俱分餘無狂暴以康善良之居若膺是任非機智速疾人莫可測者豈輕授焉然世無全才爾某頗達變通特授爾某官毋得假公營私以積後慾務公勿怠

翰林院典簿敕

翰林院之設歷代本官賢志文學之士然而代制君命

出入書籍官吏俸給日用紙劄上下行移若非案牘之明則無稽於歲終有愆於諸職事者故有典籍之設今

朕命爾其為翰林院典簿爾當奉行毋怠

翰林院典籍敕

官儒於翰林院則有典籍設焉所以典籍者專掌已入院閣之書歷代重其事者何葢謂紀載先聖先賢之道古今帝王名臣必待學而知之若非永固則後人失學矣所以官人以司之正欲精匱閣之方明數目之多寡

易於檢討今朕命爾其為典籍務勿怠

國子監助教敕

古之設學京師曰太學其所以教者百官之子及民間之俊秀君所以敕教之者欲國之人才備故有人緊業衆以其師者數人不能徧教特有助教設焉若職於此者必得頗通性理勤覽羣書方稱斯職非若是而不可其今授其官既承命勿怠

王相府長史敕

古君分封諸子藩屏國家先擇人以輔之故有長史之設其為職也府中一切事務無不周知導王以仁永王之國若如斯者良哉其今授某相府長史爾因儒吏授此職任雖未見忠良若何止以目前之學用爾爾當竭乃志盡乃心勿汙先聖先賢之道往輔之勿怠

王相府審理正敕副同

古者列國天下一王綱而繩愆謬故法不外施此諸侯王之道今王國應設刑官特以爾某為某相府審理正副

既承朕命當權衡其心使神明昭鑒焉務公勿私毋怠

王府典寶正敕 副同

昔者君天下符契為先所以取信於臣民也今親王朕授之以寶合設官以掌之今特命爾某為某府典寶正副爾尚恪勤乃心日奉勿怠欽哉

王府典儀正敕 副同

古者諸侯王各居其地天子命禮諸侯遵守而行之於國故有典儀之設朕法古封建於王國亦當設官今特

以爾某為某府典儀正副爾當精周旋之道進退之方使上下禮節焉務勤勿怠

王府良醫正敕副同

古者諸侯王皆有醫藥之官以其辨食用而謹調和不致食非食而飲非飲此古之道今朕以爾某為某府良醫正副爾當一古人之法以永爾職爾惟懋哉

王府工正敕副同

工正之設古人以之而掌營繕必得憐民之疾苦者庶

不致曠費料材而濫役也今王國各設工正所官以爾其為其府工正副爾當惜材撫匠以稱斯任往慎哉

王府典膳敕

世人之命飲食也備品以用之別貴賤也所以君用必職以司之使烹調合宜不致食非食而飲非飲其諸侯王亦有宰膳之官以其重頥養也必得精潔勤慎之士可令命爾其為其府典膳爾宜敬哉

王府司醞敕

酒以奉神明於上下悅人情於古今所以重酒以設官為斯若膺是任者必清潔其醞所滌利其用具當成之際使馨香室野足以格上下方稱是職今以爾某為某府司醞慎哉

生藥庫大使敕副使同

古為國者其於藥餌必集以待公私濟急今朕亦有生藥庫之設若欲用人必得識品類者方為是任今以爾某為生藥庫大使副使爾其收貯如法出納精專爾惟懋哉

鈔紙局大使敕副使同

鈔無古製始宋用元兼行子母大利天下然製造之法不難欲人無犯豈不艱哉所以不難者一蔡倫之工於今之時孰不為之國之用行天下改色飾文禁民勿偽故設鈔紙局官人於斯使督工有成抄造尤精必得人而後已今命爾某為鈔紙局大使副使敬慎毋怠

織染局官敕

織染之工浩大所用者皆民之歲供若官良臣以司之

則民無横科色足如式若非良臣而貪汙職者則民之受擾物不如式古者因是設局命官使工無曠日物不妄費今朕亦體為之命爾某為某官爾當公務業誠保身慎哉

明太祖文集卷九

明太祖文集卷十

明 姚士觀等 編校

策問

問聖學

朕詢古人之學及教之師兼當時之書不見冊錄但見今人之學皆祖堯舜本仲尼師今之名儒其古人之學果何習焉想必有學學必有書未審非今日之書即今

之書理若理同而書異則不過更名而已何乃古之賢者或載之尚書或傳云及名留於世者皆君聖而臣賢其有未爵之士人懷才而抱道一遇君之見用施之行之略無有礙匡君濟民無偏無黨而亦不有賄賂焉何今之人所學之書則孔丘之言皆率三皇而範五帝乃為君之師舉皐陶周呂召為教臣之式明三綱列五常使衆庶咸安於孔丘之言教且嚴而理且明何今之人一臨事務十行九謬為君者享國且短為臣者不匡君

之道而賄賂通行至於覆命者何爾諸儒博習古書知今之時勢當備陳而朕親覽之

問天時

朕聞聖人在位則天下安和四時序五穀登風不鳴條雨不破塊甚者五日一風十日一雨此果若是乎果若是則何君在位天地之鑒致然也夫何堯湯在位之時二君皆聖人也却乃堯有九年水湯有七年旱當此之際民之休息莫不苦殃至甚然否於斯二事但嘗聞

云耳畧不知水旱始堯湯其年其灾消禍弭亦終於其年諸儒博習聖經典籍必能周其故以陳之且當時君聖臣賢何故國民之灾有若是之危此果民不善而致然歟君不德而致是歟抑天道運會而使然歟如此者去古既遠亦必陳之但以方今天道之變又不知何如耳曩元祚移天下横兵十有六年灾傷民命者非止一端凡死者兵機水火大疫流行中原之地十喪六七至今方定九年矣水旱時時必朕非仁而使如是乎當詳

其故朕親覽焉

問刑賞

朕聞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其用刑也甚簡及其行也甚嚴民擊壤而歌不知有兵何如是之樂哉今莫知其法何自周明五刑享年八百君三十世將比三皇五帝何孰隆而何孰夷至秦用法倍加五刑舉巨畧張密網絶於二世漢高帝除秦苛法約以三章稽歲棄市者五十人文帝去肉刑使民無憂稽歲棄市者五百人至景帝

而亦去重刑而以笞杖代之稽歲之棄市者千人享年四百君有二十四帝唐宋之法比漢輕之而當洪休是也享國弗果三皇五帝周而唐宋各止三百年帝共三十七人而已又古封建有功德列國天下民無爭位不篡君或讓焉於斯刑賞使民憂而憂樂而樂致國短長者朕不知何特諭諸儒比論可得而聞乎

問堯舜禹啟

唐堯虞舜之書凡儒者皆誦之明之二帝乃大聖人也

其為壽也高其在位也久以其大至智則化被天下以其德則澤及萬物其為至智者不言可知矣其為聖德也不待辭而昭明矣夫何不丹均之化慈不及之雖書載丹均之不才猶且不能使人無惑也且禹亦聖人也功被天下法唐虞之制規矩焉國祚延長當衰老之際天下何不益之讓乃啟有之者何敎爾論之

問天地鬼神

天地變異鬼神顯寂若此之機可得而聞乎果能陳其

本末則當言天地變異其態何如鬼神顯寂其狀何若於斯變異顯寂由何而生因何而靜故敕問之

問人臣言行

人臣隱有知而為無知揚無知而為有知公私乎未親率而言易已親率而云艱果知易難乎仲尼之學必精之如貌恭而衷不果言行而心不良識易乎測難乎予等幼習至壯閲文既多當備陳而辯驗之

敕問文學之士

昔秦皇去封建異三公以天下諸國合為郡縣朝廷設上次二相出納君命總理百僚當是時設法制度皆先聖先賢之道為此設相之後臣張君之威福亂自秦起宰相權重指鹿為馬自秦以下人人君天下者皆不鑑秦設相之患相繼而命之往往病及於君國者其故在擅專威福而致是歟抑君怠政而有此歟校之既久恍惚其端特勑問之

又

朕嘗觀物昧於造化惑於的理特以雲生之妙敕問之理何如也嘗云山川出雲其雲也一動一靜何如斯指山川而言雲也又碧天四際窮壤無翳俄霄漢間倏然而黑雲蔽於太虛此非山川之發理果云何若是而妙乎

又

朕聞昔之叩角而歌者謂嘆時而作又一士捫虱以論形勢而觀利鈍是二士也智者請為之論

又

朕觀上古聖賢之言册而成書智者習而行之則身修而家齊焉萬世之用不竭斯良之至也今之儒不然窮經皓首理性茫然至於行文流水架空妄論自以善者矣及其臨事也文信不敷才愆果斷致事因循將何論乎請論之

又

權衡之制升合斗斛之法止頑民之狡使良善者無憂雖然頑者愈加奸猾善者尤被其欺瞞官以為必善民

以為必然若以權衡之制不善升合斗斛之法不良觀斯制度其所由來遠矣今商賈計多市民詐廣未審何法而可制之哉請為之說

又

朕聞昔仲尼孟軻之在世也其利濟之心慮恐利濟有所不及是故拳拳導人為善所以為善者或公於朝或私於家不離為善之道是保祿保家而全身命也當是時仲尼孟軻不獨導人而已其又周遊諸侯之所敷陳

是非與語尊君澤民之道意在天下安和未嘗逢君不言深藏所藴使人不知其所以然也今文學之士來庭特以前聖賢之所以言今之儒士所以不言欲知其所以人情而用孰難易乎請為之論

又

朕嘗仰觀俯察知七曜律度於穹壤浮天而東行天以健而不息紀分野而遊乎地上而西馳山崇海凝雲飛星列川流不止淵清弗渾西氣消長欲原其造化何自

終未得人以明今文士至朝請陳理說

又

天道穹窿而逈遥莫知其所以然而奚止焉地道鴻龎而悠曠亦莫知其所以然而奚深焉斯二儀也前列聖之所以載在祀典而以南北郊為首祀次以宗廟社稷下再酹於山川朕觀若此古人將以為神之靈必然而祀焉果恍惚疑信而祀焉且神之為神也或寂或見果隷灾福焉今敕爾諸文學之士請言有無敬慎何如哉

又

昔堯舜之絶傳其舜禹之衆合周政之不綱殷湯之兩廢其故由何而致然

又

嘗聞上古列國於天下爵分五等其於朝聘之儀貢輸之額辨是覈非孰職以專之果有無之可析乎請明其說焉

又

朕聞昔之至智者務志以崇身專利濟以名世未見獨善其身而為智賢者或曰時有盛衰致令賢士大夫觀事勢而向背不過向吉背凶而已朕嘗笑之孰不知大至智之人若欲出類拔萃必犯患涉難善能平斯二事則名彰不朽安有懷大本抱厚德視君缺佐目民受殃恬然自處者若必以出非其時而不仕則仲尼孟軻居諸侯擾攘之秋大背於彛倫之序而仲尼孟軻周遊謁之朕不知其何心請為之論

又

昔漢制商賈技藝毋得衣錦繡乘馬朕審之久矣未識漢君之本意如何中庸曰來百工也又古者日中而市是皆不可無也況商賈之士皆人民也而乃賤之漢君之制意朕所不知也諸生詳而細對

又

吁時士之志奚不我知其由我不德而致然耶抑士晦志而有此耶嗚呼艱哉君子得不易我知人惟彼蒼之

照鑒必或福志之將期然邇來云才者犖然而至及其用也才志異途空矣哉

問佛仙

佛仙有無誠如黒白惟釋迦與叱羊者能之噫道矣哉靈如是然昔人見之今聞之相傳數千年一體如斯者未覩散聖有之尚未得其傳方今凶頑是化良善契從仙乃務思凌烟霞而躡昂霄會王母於天京釋乃斂神一志靜觀玄關意在出無量刼而昇兜率志斯二事者

道盈菴而僧滿寺以百人為數九十九人失道迷宗或曰陸沉其一傍曰鬼神不洩機仙有尸解佛有千百億態孰知昇沉迷失者耶為此有慕而不絕者有毀而不滅者此豈佛仙有無之驗哉洪武八年見二教中英俊犖然博才者衆特以二教諭之敕以捨彼而從事傑乎捨事而從彼志乎聰愚者必皆兩圖諭由已而敕不專信乎諭爾僧道備以陳之

又

朕觀如來修行雖苦之至但六載而道成其妙覺之靈則有千百億化効之者莫知至微或得之者亦不知自何而至道祖老子神仙繼之或幻而或眞神通感効之者亦莫知源何夫子之立教彛倫攸叙效之者可以探其趣誠知夫子者鮮矣於斯三者可以興滅乎

論

嚴光論

夫人生天地之間處心有邪正不同者有沽名釣譽者

有濟人利物者此數等之人但聞其情狀不分高下所為餘何所知且邪正沽名利物此四士者莫不止有二說邪與沽名者類正與利物者同此所以止二說也夫邪非獨姦惡萬狀而為邪諸事不誠而為邪可為而不為為邪邪之一說何可數量如昔漢之嚴光當國家中興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為君者慮恐德薄才疎致生民之受患禮賢之心甚切是致嚴光周黨於朝何期至而大禮茫無所知故縱之飄然而往却乃棲巖濱水

以為自樂吁當時舉者果何人歟以斯人聞上及至不仕而往古今以為奇哉在朕則不然且名爵者民之寶器國之賞罰亘古今而奔走天下豪傑者是也禮記曰君命賜則拜而受之其云古矣聘士於朝加以顯爵拒而弗受何其侮哉朕觀此等之徒受君恩罔知所報稟天地而生頗鍾靈秀故不濟人利物愚者雖不知斯人之姦詭其如鬼神何且彼樂釣於水際將以為自能乎不然非君恩之曠漠何如是耶假使赤眉王郎劉盆子

等輩混殽未定之時則光釣於何處當時挈家草莽求食顧命之不暇安得優游樂釣歟今之所以獲釣者君恩也假使當時聘於朝拒命而弗仕去此而終無人用天子才疎而德薄民受其害天下荒荒若果如是樂釣歟優游歟朕覩當時之罪人罪人大者莫過嚴光周黨之徒不正忘恩終無補報可不恨歟且耿弇鄧禹之賢生稟天地之正氣孝於家而尊於師忠於君而理於務當漢中興之初朝無禮法民尚徬徨其弇禹者助光武

立綱陳紀磐石國家天地位而鬼神祀民物阜焉此正大之賢豈不濟人利物也哉所以名世於古今者為此也嗚呼千載之邪正莫不尤朕泛說乎達者識之

誦經論

暇遊天界入寺聞鐘且經聲嘹亮正行間遥見長老持鑪而來少時詣前禮畢朕問和尚彼中撞鐘擊鼓香烟繚繞經聲琅然必好善者送供以飯諸僧乎長老對曰近日並無飯僧者朕又問長老既無飯僧者諸人止可

寂寥面壁以觀想為然何故周旋精舍衆口喃喃長老曰僧之所以諷經者恐有過失誦之不過釋愆耳朕既聽斯言忽然嗟嘆噫愚哉豈不聽解之差矣所以僧多愚而不善民廣頑而不良以其悟機錯矣且佛之有經者猶國著令佛有戒如國有律此皆導人以未犯之先化人不萌其惡所以古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名雖異理則一然以朕觀之佛所以教人諷經者有二若談經說法化愚者必琅然其聲使觀聽者解其意而善

其心所以不慮其意止諷誦之若自欲識西來之意必
幽居淨室使目誦心解歳久而機通諸惡不作百善從
心所至於斯之道佛經豈不大矣哉利益甚矣豈有誦
經不解其意止顧口熟心懐惡毒歳月以來集業深重
自知非禮却乃誦經以欲釋之可乎譬猶國之律令所
以禁暴止邪皆出之於未犯之先乃救狂惡而生善良
者上自三皇以至於唐宋元列聖相傳覩斯之道豈不
天地者歟或曰民有善誦律令者如流朕將為識其意

不墮刑憲又知却乃真愚夫愚婦徒然誦熟罔識其意忽一日有奏朕曰民有犯法者捶父凌母考之於律諸犯者重莫過於此臣將施行其犯人親屬印律成千誦聲琅然有此知律善諷者以此為贖罪臣不敢施行特來上聞幸望宥之朕謂奏臣曰古者帝王立法令所以申明之律所以戒責之一定不易之法民有知而不善者法當尤重安有贖焉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雖古聖人亦惡其惡朕薄德之見安敢易古人

之法歟佛猶人人亦佛性也既有違背經戒之徒在佛必律之以深重禍愆安肯釋宥者於戲愚至於酩酊之酣撼之而不醒濁至於大河之流澄之而不清愚哉愚哉可不修悟之

釋道論

夫釋道者玄也自太古至於三皇不聞其說後梁武帝時有胡僧其狀頗異自西來中國棲江左於是乎面壁九年號曰達磨乃西天佛子相紹二十八祖傳來東土

作初祖彼說有佛武帝欽之且道者何也因周柱下史李氏紀國家之興廢有衞太虚察九泉之機遂隱入山名老聃凡事有先知之覺務生而不殺故稱曰道此有而真傳其說可為信也時人妄立名色以空界號上玉二清與聃共三曰三清說大羅兠率天界使人慕而隱其機與僧悟禪如是僧言地獄鑊湯道言洞裏乾坤壺中日月皆非實象此二說俱空豈足信乎然此佛雖空道雖玄於內奇天機而人未識何也假如三教惟儒者

凡有國家不可無夫子生於周立綱常而治禮樂助國宏休文廟祀焉祀而有期除儒官叩仰愚民未知所從夫子之奇至於如此釋迦與老子雖玄奇過萬世時人未知其的每所化處宫室殿閣與國相齊人民焚香叩禱無時不至二教初顯化時所求必應飛悟有之於是乎感動化外蠻夷及中國假處山藪之愚民未知國法先知慮生死之罪以至於善者多而惡者少暗理王綱於國有補無虧誰能知識凡國家常則吉泥則誤國甚

馬本非實相妄求其真禍生有日矣惟常至吉近代以來凡釋道者不聞談精進般若虚無實相之論每有歡妻撫子暗地思欲散居塵世汙甚於民反累宗門不如俗者時刻精至也

蜂蟻論

夫蜂蟻者世間最微之命分巢居穴處之兩般有倚陣之律本類有不可犯者且蜂有巢有户有守土者有宫有殿有尊王室之綱甚嚴者出入有驗飛野無隊自意

高下尋花覔蕋衆興巢室就集為飡如人之集稲糧也飛野無隊者何也葢身有鋭鋩騰翔上下凡遇諸蟲蟻有相犯者獨可以刺破之如大將軍被堅甲而執利器有智謀而横行天下也此蜂之能者故出無羣隊也又蟻者穴居有治宫室門户與蜂相類宫將建近於九泉其形命雖微能知寒而閉穴識陽回而闢户廵防守界採食盤旋列陣於長堤之下出奇於草木之上衆蟻有繩如兵之聽將命也嗚呼蜂小有膽有毒蟻微羣結繼

行氣類相感治律過人蜂蟻如是人頻犯法何爲靈乎

三教論

夫三教之說自漢歷宋至今人皆稱之故儒以仲尼佛祖釋迦道宗老聃於斯三事悞陷老子已有年矣孰不知老子之道非金丹黄冠之術乃有國有家者日用常行有不可闕者是也古今以老子爲虛無實爲謬哉其老子之道密三皇五帝之仁法天正已動以時而舉合宜又非昇霞禪定之機實與仲尼之志齊言簡而意深

時人不識故茀用為前好仙佛者假之若果必欲稱三教者儒以仲尼佛以釋迦仙以赤松子輩則可以為教之名稱無瑕疵況於三者之道幽而靈張而固世人無不益其事而行於世者此天道也古今人固有不同貪生怕死而非聰明求長生不死者故有為帝興之為民富者尚之慕之有等愚昧罔知所以將謂佛仙有所悞國扇民特敕令以滅之是以興滅無常此蓋二教遇小聰明而大愚者故如是昔梁武好佛遇神僧寶公者其

武帝終不遇佛證果漢武帝魏武帝唐明皇皆好神仙足世而不霞舉以斯之所求以斯之所不驗則仙佛無矣致愚者不信若左慈之幻操欒巴之噀酒起貪生者慕若韓退之匡君表以躁不以緩絶鬼神無毫釐惟王綱屬焉則鬼神知韓愈如是則又家出仙人此天地之大機以為訓世若崇尚者從而有之則世人皆虛無非時王之治若絶棄之而沓然則世無鬼神人無畏天王綱力用焉於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堯舜率三王删詩

制典萬世永頼其佛仙之幽靈暗助王綱益世無窮惟常是吉嘗聞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三教之立雖持身榮儉之不同其所濟給之理一然於斯世之愚人於斯三教有不可缺者

甘露論

古今通言世有禎祥妖孽其禎祥以應兆人妖孽不善當之雖聖人愚夫愚婦莫不同心一志好禎而惡妖然嘉禎之心固篤為善之心不厚是以妖禎反常者有之

如其道者有之昔春秋孔子覩麟而絕筆舜得鳳凰來儀天下安近代有元將末而河水清至正年間甘露降靜思禎祥妖孽可不令人日夜憂惶所以憂惶者正為鬼神之機人莫可測若以必妖而必禎其禍福兩忘者有之若以禎而非我之兆或福漸臻若以妖之為害必逼其身昔日新其巳其禍消矣故前代忠臣碩士若有妖魅之作必致君宵衣旰食以回天意若見禎祥之見急奏恐兆他人非天恩於巳也特以警省務在四海咸

安誠為良法也即今洪武八年冬十一月十有八日詣齋宮祀上帝於圜丘當日省視壇場道經松下忽見森松極杪露水凝枝垂懸上下有若明珠初將以為晨露未消倏蜜蜂交雜致吾忽然而省此必天垂甘露矣試採而啖之入口甘如餳糖誠然天恩下墜未審禎兆何因而何人矣特詔諸臣從行者共採而食之更敕儒臣以歌詠其來去後不兩時人各以詩文來獻符禎稱祥者比比皆然事屬無憂豈不賴禎以忘危乎朕所以聞

祥而憂覩禎而患以其近日以來雞鳴半夜乖逆之氣不數日見於晨申况土木之工並作不得已而為之此皆上帝之所惡惟恐不答心驚晝夜如履薄冰豈敢以甘露之降禎祥以為必然者也

時雪論

淋淋漓漓之謂雨大地瓊瑶之謂雪此果雨乎雪乎曰二說皆雨雪之文言也洪武九年十一月冬深既久清露不結河水不冰是時不正也昔人有云均調四時其

機在乎生靈之主朕思之惶惶俄而風生八極雲幕長空良久雨降自朝抵暮萬物被澤至夕翩翻飛舞雪墜九霄曉來闢户以觀近山玉砌遠景銀妝此天地嚴凝之氣至矣今也時令既正仁者尤可思乎曰可所以思者富貴貧賤當有守思之道曰守者何曰當此苦寒之際衣單食寡者但能守飢寒而不妄為異日安矣良人之名出矣必由貧賤至富貴也曰富貴亦可得而聞乎曰可且富貴者當此之際綺紈纊服紅爐暖閣重裀列

鼎若不思貧賤者無衣食之處他日必由富貴入貧賤也此理之必然有不可逃者朕聽斯言特以時記之

七曜大體循環論

洪武十年春既暇與翰林諸儒遊於殿庭暮論乾旋之理日月五星運行之道内翰林應奉傳藻典籍黄鄰考功監丞郭傳人皆以蔡氏言為必然乃曰天體左旋日月亦左旋復云天健疾日月不及天一度月遲於日不及天十三度謂不及天為天所棄也有若是之云朕失

讀詩書不知蔡氏若此諸儒忽然論斯吾將謂至罕矣及至諸儒將尚書之註一一細為分解吾方知蔡氏之謬也朕特謂諸儒曰非也斯説甚謬吾觀蔡氏之為人也不過惟能文而已夫文章之説凡通儒賢智者必格物而致知然後以物事而成章其非通儒賢智者或以奇以巧雖物事可書其的而為文不順則棄物事以奇巧而成者有之或者心不奇巧其性僻而迂意在著所聽聞以為然著成文者有之吾聽諸儒言蔡氏之論甚

以為不然雖百餘年已往之儒朕猶因事而罵之時令取蔡氏所註尚書試目之見其序文理條暢於内之說皆諸書古先哲人之見話於蔡氏自新之言頗少然非聰明不能若此而類成獨蔡氏能之可謂當時過庸愚者故作聰明以註書及觀書註語纒矣所言乾旋之道但知膚不究其肌不格其物以論天象是以以已意之順亂乾道之順以已意之逆亂乾道之逆夫何云蓋謂朕自起兵以來與知天文精歷數者晝夜仰觀俯察二

十有三年矣知天體左旋日月五星右旋非此一日之辯辯非尋常之機所以非尋常之機者何因與羣雄並驅欲明休咎特用心焉故知日月五星右旋之必然也今蔡氏以進曰退以退曰進朕謂諸儒曰何故典籍黄鄰代蔡氏曰以理若是曰理者何曰首以天疾行晝夜三百六十五度行健也次以理日當繼之不及天一度末以太陰之行不敢過太陽特不及天十三度此因意僻著而為理所以順亂逆逆亂順是也所謂蔡氏之僻

者但見日月在天周流不息安得不與天順其道而並馳既馳安得不分次序而進此蔡氏之機理不見也吾以蔡氏此說審慮之知其不當其蔡氏平昔所著之書莫不多差矣夫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陽剛而人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之間所行舍次晝在數中分曉其太陰與夫五星昭昭然右旋緯列宿於穹壤其太陰之行疾而可稽驗者若指一宿為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若天晴氣爽正當望日則晝一夜知太陰右

旋矣何以見蓋列宿附天舍次定而不動者其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比月未入地時而行過列宿之東一丈曉然今蔡氏所言不過一晝夜一循環為之理說差多矣且天覆地以地上仰觀平視則天行地上所以行地上者以十二方位驗之定列宿之循環是也其日月附於天以天上觀之以列舍不動之分則日行上天右旋驗矣故天大運而左旋一晝夜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小運之旋一晝夜西行一度一年一周天太陽同其數太

陰一晝夜行十三度一月一周天此日月細行之定數也其日月一晝夜一周天日月未嘗西行也乃天體帶而循環見其疾速也此即古今歷家所言蟻行磨上的論吾為斯而著意因蔡氏不窮稽於理以郭傳黄鄰等務本蔡氏之謬言意在刑其人以誡後人特赦三番入禁而又權赦之使得知天象而畢各各欽遵行焉因為之論

鼠嚙書論

鼠之為物性盜竊俄有被鼠盜去倉糧者初未知鼠若是其糧主歲終但見倉虛疑有人盜視之不見人盜之蹤跡也時四顧其倉見壁穿地竅謂傍曰斯何若是傍曰鼠之窠巢也曰鼠之為物何施曰鼠乃萬物中一物耳其性務盜糧主曰倉虛糧耗莫不此物竊之乎曰然糧主既聽斯言其怒恨恨不已正怒間忽翰林典籍至見糧主怒非尋常試問為何傍謂典籍曰邇來被盜典籍曰賊擒否傍曰非人盜乃鼠耳典籍曰吾將謂人盜

而乃壁鼠耳吾觀鼠之為物與人相類何以見人盜雖曰無禮尚有智盜有非智盜鼠亦是焉且吾官守典籍務欲完書清類是其職也近者鼠入書厨將已完未完之聖書十齧八九甚為我罪吾乘一時之忿欲驅羣猫而盡捕之且未舉靜慮此皆物類所有者其性若是奈何性雖盜竊若附倉而巢依糧而窠則為養身之計又何怒哉其聖書非糊口養身之物乃能無禮而齧之其罪安可恕乎必驅猫以捕之一日縱猫入室其鼠皆竄

所在有入壁者有潛地者有緣於梁者吾視其猫猫乃瞠目視之皆無所得吾將謂猫無用矣驀然有慮噫斯書昔聖人以此而利濟萬物若有知覺者必不廢若愚而欲廢必神靈護焉今鼠無知囓書將盡乃無一神呵護此果奈何吾又思若愚甚者雖神亦不鑑怒若必鑑怒亦何益哉吾試忖之此非嬴政入鼠之類中焚書之心未已耶果鼠無知而若是耶不然鼠雖性盜竊所盜者必於鼠有益則盜今書於鼠無益乃廢之非嬴政之

為鼠者何故疑而論之可不刑乎

鬼神有無論

有來奏者野有暮持火者數百候之倏然而滅閭井有汲者驗之無迹俄而呻吟於風雨間日悲號於星月有時似人白晝誠有應人而投石忽現忽隱現之則一體如人隱之則寂然杳然或祟人以禍或佑人以福斯數狀昭昭然皆云鬼神而已臣不敢匿謹拜手以奏時傍人乃曰是妄誕耳朕謂傍曰爾何知其然哉對曰人稟

天地之氣而生故人形於世少而壯壯而老老而衰衰而死當死之際魂升於天魄降於地夫魂也者氣也既達高穹遂清風而四散且魄骨月毫髮者也既仆於地化土而成泥觀斯魂魄何鬼之有哉所以仲尼不言者為此也曰爾所言者將及性理而未為是乃知膚耳其鬼神之事未嘗無甚顯而甚寂所以古之哲王立祀典者以其有之而如是其於顯寂之道必有為而為夫何故蓋為有不得其死者有得其死者有得其時者有不

得其時者不得其死者何為壯而夭屈而滅斯二者乃不得其死也蓋因人事而未盡故顯且得其死者以其人事而盡矣故寂此云畧耳且前所奏者其狀若干皆有為而作何以知之但知之者不難矣且上古堯舜之時讓位而君天下法不更令民不移居生有家而死有墓野無鏖戰世無遊魂祀則當其祭官則當其人是以風雨時五穀登災害不萌乖沴不現此之謂也自秦漢以來兵戈相侵君臣矛盾日爭月奪殺人蔽野鰥寡孤

獨於世致有生者死者各無所依生無所依者惟仰君而已死無所依者惟寃是恨以至於今死者既多故有隱而有現若有時而隱以其無為也若有時而現以其有為也然而君子小人各有所當以其鬼神不謬鄉云無鬼神將無畏於天地不血食於祖宗是何人哉今鬼忽顯忽寂所在其人見之非福即禍將不遠矣其於千態萬狀呻吟悲號可不信有之哉

明施論

朕嘗觀世俗善良者慕佛敬僧於心甚切往往大捨布施傾心向道意在積功累行欲目前之福臻身死不墮地獄亦欲延及子孫者也觀斯之善豈不良哉奈何認僧差矣為何蓋為聞僧善者及住持名寺加衣鉢整齊者往往廣與布施若善者果有徹覺則將所得之物轉與貧難者於前好善者頗相增福若不知覺集之無窮則禍增而福減若住持名寺者廣得布施貧難不濟與同黨類私相盜用非理百端寺頹而無補於前好善者

亦加禍焉於斯之道好善之心固篤布施之心甚差若善人欲功德延及子孫者當捨物於力修之僧然後方有功德足慕道之心所以力修之僧者誰隆冬之時衣服頽靡疊膝禪房慕如來六年之苦行意欲了心性以化世人皆同善道雖嚴寒肌膚為之凍裂雖酷暑蚊虫為之吮血亦不相告若出禪房遊市井使俗人見之則衣頽而形槁故所以世俗耳目無所驚眩不得布施耳嗟夫以此僧之狀以好善者求佛雖真佛臨世化為力

修僧人亦不為凡夫所識朕所以言者令好善者濟貧而不濟富無名者愛之有名者敬之其福將源源焉

拔儒僧入仕論

大夫之於世有志者事竟成昔釋迦為道不言而化不治而不亂仲尼亦云西方有大聖人然釋迦本同於人而乃善道若是斯非人世之人此天地變化訓世之道故能善世如此且諸羅漢住世應真幻化不一亦此道也或居天上人以朕觀之若此者不可多釋迦安可再

生方今雖有僧閒能昂然而坐去者不過幻化而已即目修行之人皆積後世之事或登天上及人間好處以此觀之遐邇之道時人不分假如方今天堂地獄昭昭於目前時人自不知耳且今之天堂若民有賢良方正之士不干憲章富有家貲兒女妻妾奴僕滿前若仕以道佐人主身名於世祿及其家貴為一人之下居衆庶之上高堂大厦妻妾朝送暮迎此非天堂者何若民有頑惡不悛及官貪而吏弊上欺君而下虐善一旦人神

見怒法所難容當此之際抱三木而坐幽室欲親友之見杳然或時法具臨身苦楚不禁其號呼動天地亦不能免必將殞身命而後已斯非地獄者何其天堂地獄有不難見也爾晐嚴翬等堂堂儀表已入清虛之境若志堅而心永則樂清風於翠微深處吟皓月於長更嵗覩山嶽之青黃目百川之消長雖咫尺紅塵而乃一塵不染障礙全亡非獨將來有率陀之登一方今寂寞之趣比俗者之無知止可行之道而竟趨火赴淵其天堂

地獄豈不兩皆通耳若僧之不穀兼通漏未具宿本無緣加之累惡積愆豈異俗者趨火赴淵之愚者矣爾必欲異此道而傑為須知利害之兩端然後從之所利者居官食祿名播寰中若欲高名食祿同君不朽必持心以義練志以忠佐君以仁夙夜在公無虐下而罔上乃得利貞斯利也若視祿之少見贓之重如淵底之魚聞餌而浮吞鈎於腹此其所以害也朕今以天堂地獄之由示之於爾爾當深思熟慮剖决是非然後來朝則當

授之以官未審悅乎若果悅而仕則虛名泯而實名彰其丈夫之志豈不竟成哉

宦釋論

古今通天下居民上者聖賢也其所得聖賢之名稱者云何蓋謂善守一定不易之道而又能身行而化天下愚頑者也故得稱名之其所以不易之道云何三綱五常是也是道也中國馭世之聖賢能相繼而行之終世而不異此道者方為聖賢未嘗有舍此道而安天下聖

賢之稱未之有也所以聖人於世善獲生全者託以彝倫攸序乃為古今之常經於戲於斯之道聖賢備而守行之不亦善乎斯道自中古以下愚頑者出不循教者廣故天地異生聖人於西方備神通而博變化談虛無之道動以果報因緣是道流行西土其愚頑聞之如流之趨下漸入中國隂翊王度已有年矣斯道非異聖人之道而同焉其非聖賢之人見淺而識薄必然以之為異所以可以云異者在別隂陽虛實之道耳所以佛之

道云陰者何舉以鬼神云以宿世以及將來其應莫知所以幽遠不測所以陰之謂也虛之謂也其聖賢之道為陽教以目前之事亦及將來其應甚速稽之有不旋踵而驗所以陽之謂也實之謂也斯二說名之則也異行之則也異若守之於始行之以終則利濟萬物理亦然也所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其佛道之初立也窮居獨處特忘其樂之樂去其憂之憂無求豪貴無貌寒微及其成也至神至靈游乎天外察乎黄泉利生

脫苦善便無窮所以當時之愚頑耳聞目擊而效之今世之愚頑慕而自化之嗚呼不亦善乎吁艱哉今時修行者反是道而行之何以見反是道而行之方今為僧者不務佛之本行汚市俗居市廛以堂堂之貌七尺之軀或逢人於道或居菴受人之謁其所謁者賢愚貴賤皆有之必先屈節以禮之然後可然修者以此為忍辱之一端耳若以堂堂之貌七尺之軀忍辱於人將後果了此道何枉辱也哉若將後不能了此道其受辱屈節

果何益乎况生不能養父母於家死無後嗣立姓同人於天地間當此之時如草之值秋遇嚴霜而盡槁比木之有叢凌風寒而永歲月使飛者巢顛走者竄下惜哉惜哉不亦悲乎今之時若有大至智者入博修之道律身保命受君恩而食祿居民上而官稱若輔君政使寃者離獄罪者入囚農樂於隴畝商交於市廛致天下之雍熙豈不善哉博修之道乎隂隲之後益乎今之官吏者不然往往倒持仁義酷害良民使民視之如蛇蝎之

附體蚊蚋之吮身無啟敬之前有畏避之却安得不惡聲四出難於後乎若欲聖賢之名稱僧之行立不亦難乎

修教論

佛之教上古未聞惟始自周之時方聞異人生於西域其人也淨飯國王之子既生既長觀世人之禍福覩日月之昇沉見人之造非也如酩酊之醉未醒如中睡酣而未覺以致罪重危山愆深曠海愈墮溺漫無由自釋

佛因是而起大悲願心立忍辱苦行之法門意在消愆而息禍利濟羣生時乃登雪嶺而靜居觀心省性六載道成及其歸演大乘雖有二千五百人俱人皆未解幽微佛見愚多而賢少改演小乘之法使昏愚者聽之如醉而復醒聽而還覺人各識禍而知愆惟修善而可弭嗚呼佛之心為世人乃有若是之舉吾中國聖人有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今聞佛有二乘之説豈不修道之謂教乎今之人罔知所以修道教人

之何如乃有廢道積慾之舉更不知存心何如邇聞天
界住持者每晨昏則儀有向諸佛之禮所以禮向者則
當徒步周旋頂禮方為敬之道而為修道之行也今
是僧懶於周旋不敢越向佛之儀故廢修以行之特以
轎令人舁之周旋於諸佛之前於禮未宜於勤苦不當
若以令後人法之斯乃率性者歟修道者歟若以此觀
之必失修道之謂教矣可謂廢道積慾矣俄而有來告
者非晨天界住持向佛瞻禮墜轎以折足數日不聞鍾

鼓之聲虛堂廢法因是而致吾有嘆嗚呼昔禪之謬儀積之今日方應可謂定業難逃矣果報昭然矣今後若欲同佛之修則當苦行勿華勿勞人以自逸乃稱斯道不然愆重危山禍深瀰海於斯效驗可不警戒之哉

天生斯民論

二儀奠位於子丑則萬物資生於二氣闔闢之期惟人生氣之精英者也故比出萬物是變通而不已況衆乎既衆且靈互計而不已而有吞殘焉若非天生人君以

育之又何言斯民之有哉然非斯民之衆而有愚頑者非人君之育亦可也所以非愚頑不足顯人君之治非人君之治斯民亦可措安其育之之道大在人君持守斷行焉若非持綱守紀而安善良則良善慌惚而弗寧若罰惡之道不果而不罪不悛者則將何以育斯民者乎故天生人君必賞善以罰惡則惡消而善長亘古至今刑加暴亂奸頑者則斯民泰安矣若獲奸頑暴亂而姑息之使良善含冤而抑鬱則惡者日生善者日減何

育斯民者哉故制以斧服以衣天子取斷以示政安斯民於仁壽之鄉餘何言哉

雲生論

嘗云性理不明在乎講而已然非智者不詢非賢者不明若愚頑者罔從講明之道則終世而愚昧若世之萬物必究其端而窮其倪斯乃善之善矣邇者符出四方令有司致賢良方正於廷朕親選擢之意在布列諸州職為牧守以利黔黎夫何至廷者衆若與之語衆口喃

喃覭分利鈍因是敎問雲生性理以觀學之盈虛性之俊陋良久敎備諸儒承敎而往作焉雖然朕以已見而發問亦以已見而自明夫雲也者天地之盛氣也若或陰陽之媾而乃雲形為形則千態萬狀油然而生也在乎山蒸海涌奔騰上下靉靆四維斯山川之出雲成而變也出本川澤歸則絶迹此雲之化也氣之妙也又非山非川也碧天無翳倏然蔽於兩間而不歸於川澤瞬息不知其所以亦氣之所以然者也所以天地盛氣之

為雲為時蒸而節至山川有若是而興起也且天地之晴明八荒澄肅斯二氣之平和浩蕩之勢息逆俄膚寸以浮空必大化之有為特以雲生霧長消息於雨間雖結於太虛必徵起於山澤故山川出雲雲本乎山川是也

原刑論

刑罰惡之道古制生人非至理不仁至仁理五刑備用於先必庫匱於後所以至仁焉所以生人焉非至仁理

備五刑而五遺善惡惡善始微終亂愚私焉愚不知而
反聽私故違而禍仁有以謂刑中我以謂刑中有以謂
刑平我以謂刑當蓋聽用中平刑用中當所以非仁不
仁仁不非仁姦衰政簡慎稽之死生生死甚哉艱哉幽
察而後已詳明死死本生復生甚哉輕重重輕至仁理
刑一二三惡滅愚私理憫違一生惡四

明太祖文集卷十